

黃淑珊

## 尋彩翼

你喜歡躲在被窩裡，把自己縮成一團，然後叫我去找你，我假裝遍尋不獲，過一會兒，你便會雀躍般彈起來，掀開被子，洋洋得意地宣布：「我在這裡！」對，你在這裡，你就在這裡，我的寶貝。我去抱你，把你摟在懷中，親你的小臉蛋，聞你身上柔淨的香氣。我喜歡把頭貼著你的頭，看看能不能聽到你的小腦袋裡正在想甚麼。

我們住沙田，開車送你到九龍上學，如果天氣好，從獅子山隧道出來，經過浸會大學那段窩打老道天橋，把我們架在半空，遠方綠山恬淡，眼前藍天流瑩，白雲繾綣，蒼穹之下高樓宕延，我們駕著車像是飛進一幅水彩畫，在鬧市中竟然凝住了半晌夢幻，而瞬間又隨天橋下坡返回紅塵的車水馬龍、熙來攘往。

一天，在這段路上，我倆被這抹明淨的光影包圍著，你突然說，如果老師沒有告訴我，我們是住在太陽系的一個星球上，我會覺得，我們是住在一隻恐龍的肚子裡。

宇宙恆星，銀河北斗，對於小人兒來說，實在太抽象，也遙遠得有些可怕，甚麼幾億光年，都不知道到底是指光在追趕、時間在發亮，還是指七夕橋上星星如金沙閃耀。也許因為你小時候去科學館仰著頭看過恐龍化石，兒童書也有很多時光倒流、回到遠古，然後遇上恐龍的情節，你對這種龐然巨物有很具體的印象。印象就是它很大，大概和莊子想像中的鯤和鵬一樣，延伸千里，翼垂天際，比天空和海洋更廣更大。

住在一隻恐龍的肚子裡？為甚麼你會有這樣的想法呢？恐龍固然很大，肚子裡裝著一整個世界也並非不可能，而它的肚子圓圓的，亦確實有點像一個小星球。你知道恐龍是已經絕了種的史前動物，幼稚園老師有專題教過，你連各類恐龍的名字



和特徵，誰溫馴，誰兇殘，誰頭頂有尖角，誰背上有骨板，你都知道。有一次看關於恐龍的兒童節目，裡面的小女孩誤闖古代，差點被T-Rex 吃掉，之後你煞有介事地問我，世界上還有沒有恐龍？沙田會不會有恐龍出現？我知道你害怕，認真地回答說，世界上已經沒有恐龍了，一隻也沒有，不必擔心。

那麼我們又怎樣一起住進了一隻恐龍的肚子裡呢？在你的想像裡，這裡大概蠻安全舒適的，在一個不存在的時空，一隻巨如泰山的恐龍，在茂密深邃的原始森林裡一搖一擺地走著，而我們就在它的肚子裡晃著晃著，不怕風吹雨打，不怕飛禽猛獸，想起來其實比住在地球表面，飽受五行消磨，無憂無慮多了。躲在一隻已經在地球上消失了的恐龍的肚子裡，也許逃得過時間的流逝，日月的虧蝕。

九年前，你不就是住在一個大肚子裡嗎？也是晃著晃著，不必擔心外面紛擾的世界，只顧好好的成長，眼耳口鼻奉命等待，五臟六腑各就各位，而心，從一開始它就鞠躬盡瘁地在跳。你耳朵靈，對音樂份外敏銳，怕吵怕雜，你在大肚子裡時，應該已經在聽聲音了。我的聲音你一直留意著，連姊姊的聲線你也能分辨。姊姊那時三歲，聲音甜如蜜糖。你喜歡聽姊姊說話唱歌，有時候如果我上班久了，或者姊姊有特別活動，沒有跟在我身邊，你太久沒有聽到她的聲音，你就會踢我，好像在投訴。我就馬上去叫姊姊來跟你說說話，你聽到她的聲音，就翻個身、打個招呼，安心了就去打盹。

你是個乖巧的寶寶，愛玩愛笑，笑得如花燦爛，可是總會半夜醒來，不知所措地哭，我把你摟在懷中，你多半就不哭了。後來你再大

一些，睡在我旁邊，如果半夜哭醒了，我會一邊輕輕拍你，一邊把你的腿擱在我的肚子上，讓你隨著我呼吸的一起一伏，蕩進平靜的夢鄉，與那古老的韻律連接，在萬物懸旋、雜念交錯的洪荒中抓住一點安穩、一點信心。看你隨著這自盤古初開就沉吟著的節奏柔柔入睡，那麼自得自如，我不禁想：泥水滑過女媧指尖，神靈的氣息喚醒了六根，從此隨風流轉、呼與吸之間牽連蒼生的那節奏、那秘密，你是不是仍能感應得到？

學校的常識科教心肺功能，於是 you 發現看不見的空氣那麼重要，小小的心臟那麼勤奮，每分每秒努力地收縮和放鬆，沒有休息，沒有怠慢。我說，自從你在媽媽的肚子裡，心已經馬不停蹄在工作了……本是想你明白人體的奧妙，誰知你緊接我的話說，我知道，這顆心，它一收一放，一收一放，一收一放，然後一天你就死了。我哭笑不得之餘，也知道這並非全是童言無忌。你是明白的，在五光十色的盡頭，就是一片荒涼黑暗，當一天那顆心累了，無力再去張燈結彩，便是曲終人散。

你問過我幾次，我怎樣知道我這刻不是在做夢呢？有一次，你在洗澡，浴室裡蒸氣瀰漫，你滿身肥皂泡，問我這是真的還是夢？小人兒，你這道問題我真的不會回答，到底是你在做夢媽媽替你洗澡，還是現實裡媽媽真的在替你洗澡呢？誰能證明我們並不是遠古一隻恐龍躺在山丘裡做的一個夢呢？又有誰可以肯定這一山一樹，一花一草，心裡的愛，眼前的美，都是真實的呢？假作真時恨不滅，真作假時愛無依 — 莫大的世界，小小的一顆心，何以為安？

後來你告訴我，你想到一個分辨真與夢

仍未發生的未來。在你的世界，光陰並不似箭，日月亦非如梭，這是一個時間迷宮，沒有去來，不過不往，不逝不滅，在浩瀚宇宙，每分每刻都保存了下來，當下其實亦是未來，這刻可能也是過去。未來的你在彼岸笑著唱著，我現在抱著的，是過去的

你，而我可以做的，是把快樂的回憶，放進你的心海。在這麼一個維度，在一個綿綿無盡的夢裡，我們重疊在一起，到哪兒都會在一起。

但我們都躲不了，最終還是落入凡塵，地下纏著引力，頭上壓著時空，唯有踏著實地，學會沉著忍耐，在這個脫不了軌的小行星上，在這個斷不了紅塵的殘軀裡，走這段逃不過生死愛恨的人生。誰不想呢，上青天，攬明月，卸下肉身，化為清音，迴響在那個永遠豐盛，不缺不失的存在。而我們卻來到了這裡，春花會謝，眼淚會流，心會痛。有時候，一抹斜陽，一彎新月，夢的一隅，心的一角，會令我們突然記起，其實原本無牽無掛，無慾無求。

為什麼不能如我所願？為什麼事與願違？你遇到不如意的事會生氣。小朋友耍脾氣，本來沒有甚麼好奇怪，但你那種不忿，那種被愚弄的怨恨，令我很不解。後來我只得這樣告訴自己，你大概還沒有完全忘記曾經那麼容易，那麼完美，而現在這種存活是那麼落後。當你唱歌、跳舞、彈琴的時候，你似是在尋找那雙彩翼，讓你可以飛回那片光明，不忙於呼吸心跳，不限於物換星移，在廣漠之上，乘夢相會，忘卻人間的煩憂。

的方法，就是把雙手枕在頭後面。如果你發現枕著的是自己硬硬的手指，那你不是在做夢，你的確做著你認為你在做的事；而如果你發現你的頭枕著的是軟軟的枕頭，那麼一切都是夢，你只是躺在床上，睡在枕頭上，所有的怪物、壞

人、驚險、追逐，所有花叢裡的寶藏，彩虹上的忌廉，都只是腦袋的幻影，神經線的震動。你大概常常晚上做夢，然後半醒之間不知道自己身在何方，不知道剛才栩栩如生的人和事，牽動心弦的悲和喜，是真是假，應該一笑置之，還是尋根究底。一天你說，如果這全是夢，媽媽，怎麼辦？我忘了我怎樣回答你，大概是說，我和你到哪兒都會在一起，沒關係的。

學校作業開始繁重，我常常掛在嘴邊的一句話是，快把握時間完成這份功課！有天，你本來在看書，突然走來我身邊對我說，媽媽，你知道嗎？其實每一秒都是未來。你一定是花心思想過這事情。其實所謂當下，在亮燈之前，在翻頁之前，就是過去那個你正在夢想的未來。大人常常對小朋友訓話，光陰一去不返呀，少壯不努力，老大徒傷悲呀。你看著時鐘，秒針無情地前進，時間無聲地過去，你大概認真地擔心過，那麼十時十分這一刻，去了哪兒呢，難道真的徒剩傷悲嗎？如果所有的喜樂美好都無奈秒針的主宰，稍縱即逝，不作片刻停留，那麼我又如何在過去與未來這狹隘的罅隙間存在呢？

小人兒，你想出來了，然後來告訴我：當下這一刻，它回到過去了，回去做過去的你

